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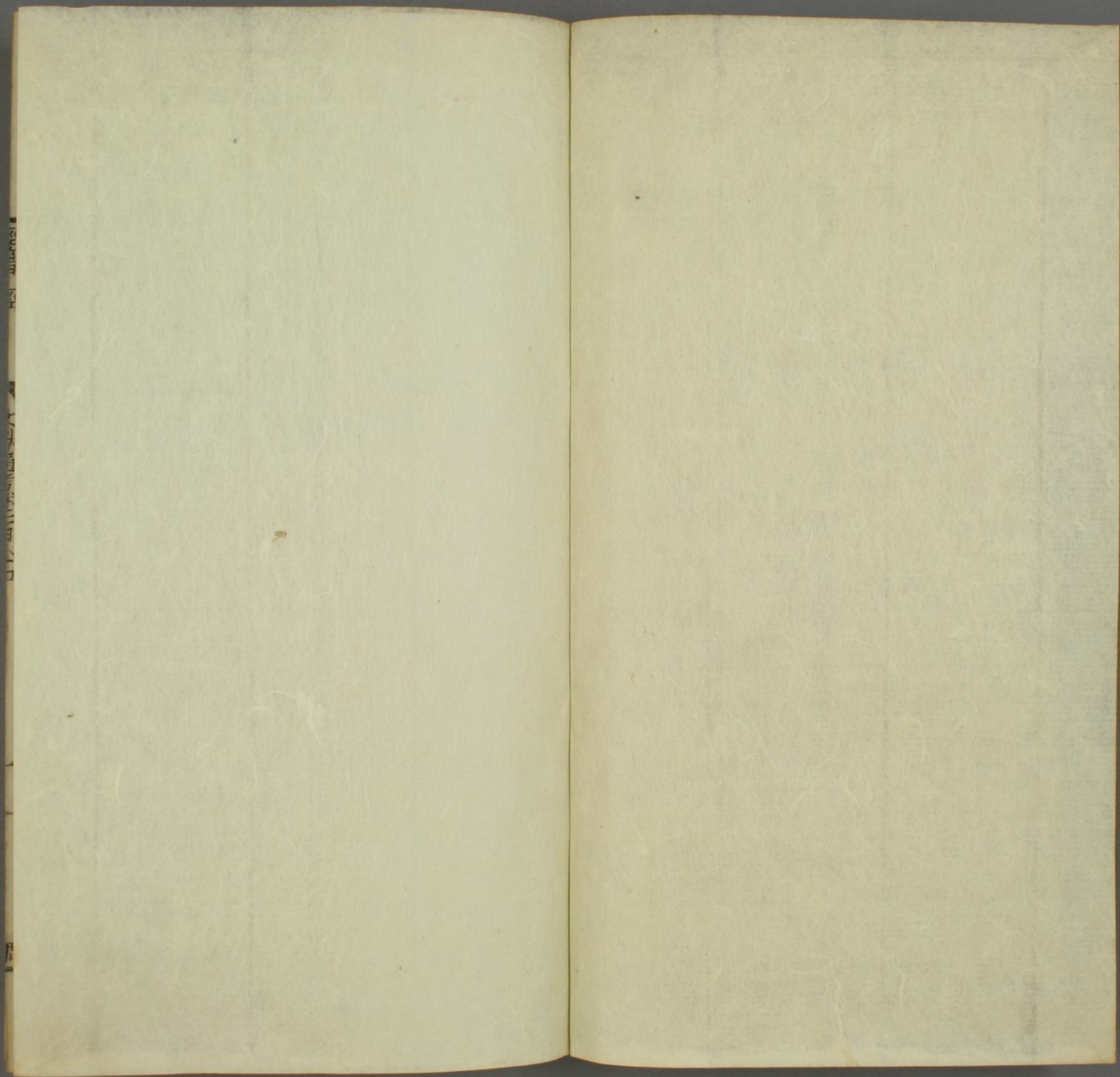
通考

自百八十四至百九十二

二十三

412
100
33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

經籍考

經論語

孟子

應房

應房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

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集同漢興有齊魯之說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

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

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

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



經籍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四

一

周

感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
 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
 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
 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
 考齊論古論而為之註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註齊
 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
 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
 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
 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以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

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
 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
 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
 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
 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
 孟子之書固非荀楊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
 語孟並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
 為一類今從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名姓三家韓愈以下
不著錄二家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三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二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亡書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顛集諸家訓解為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人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晁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
論語註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
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玘凡十二家之說成
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
為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晁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
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
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
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
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晁氏曰右偽蜀張得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
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
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
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耆蓋為
論語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判定而成
書

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為
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考

王令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 王元澤口義十卷 陳用之論語十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并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 穎濱論語拾遺

穎濱自序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櫛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晁氏曰蘇軾子瞻為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為文辭直以俚語記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揆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採絕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處

王安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

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蓋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授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樂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

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曾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

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揆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蜚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箇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得處

論語集註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

復斷以己意晦菴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

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

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

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隨集

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

欲更就下面安註脚問集註申有兩存何者謂長曰使某見

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三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一

說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兩一說勝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舊章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劃文義與聖

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菴亦稱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園撰

晦菴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菴語錄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潘桴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于學宮

論語紀蒙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爲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旣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多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旣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

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
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
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歛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
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
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
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
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
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豐之
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
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類集爲四十
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
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皆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察也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
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
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
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
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
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
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
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
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
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
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
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
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絕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爲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註肅關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

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經

大戴禮卷三十一

三

爭

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
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
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
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
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
大中祥符中書成上下朝

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
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宮云僞
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
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頗爲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
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縻然觀者誠知
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強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

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穎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張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晦菴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二篇

晁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逆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

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窳二女果作媠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嶷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禪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

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卷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邁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明靳陽 馬天馭 應房 校刊

經孝經 經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
 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亞墳曰孝經云續莫大焉而諸家之說各不安處之也師古曰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于八百七十二字今異書四百餘字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
 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支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

焚書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玄其立義與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

之表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央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二諸儒孫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今祭酒邢昺取行冲疏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五經雜議以下見經解門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亡書合五十九部一百四十五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下不詳六家一十三卷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二

履俊

宋中興志二十一家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昶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

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裔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表樞機仲得之刻于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孔鄭舊義今行於大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魯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然魯參不然蓋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與為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荅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寔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元行冲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註故行冲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感乎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

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踈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令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校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爲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温公序言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猥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范淳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晁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歎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

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跋尾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荅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為外傳

温夏清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 顧未敢耳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

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効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都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為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榘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為一書釐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

其所託會孔荅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楊慈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徵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徵為鄙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此編凡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五經雜講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古書四家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 失姓名一家趙英以下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

卷七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

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撰集凡四十四門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詁

字失真耳小學有北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荅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繆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秘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秘閣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求

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為藁草纔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槩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
晁氏曰此其敘篇也凡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為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錄文頗乖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

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曲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錄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吕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
經典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辯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

經書

一

陸放

亂篇帙今闕今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

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沔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撰據諸家之說是非者裁正之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糅故作論而辯正之

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九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嘗獻于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七詩十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錄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瀆貨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章閣所上

凡五門

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不誣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已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

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說雜說東萊於諸經亦為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陵與朱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為多遂取呂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誼甫校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鶴山為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漢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予十三歲未脫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

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信錄考諸古而信於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樂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言其道精微節在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妙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獻其書乃周官太宗伯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先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

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寤以益微師古曰寤漸也

晁氏曰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後世爲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末雖然禮文在外爲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爲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姑以補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旣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迺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爲經籍之首流傳至于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

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及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因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敘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識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失姓名九家張文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晁氏日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于唐著

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晁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

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

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錄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

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

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

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各登前集者今並不錄

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既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

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

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

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郝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

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

有唐李百樂辭今定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

而於樂禮尤諳焉

晁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真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校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仕唐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陳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與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敘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鐘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暎撰畧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

琴人姓名

陳氏曰惟陳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鐘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縵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裁乃楚角宮黃鐘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撰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為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鐘調二十章側蜀琴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經音

文獻通考卷百六

六

周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悛撰悛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為九調

琴雅略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檣撰檣言創制音器之略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刁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舞間弦并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薛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率鄙俗事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法

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邈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集器圖聲訣之略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鈔歷代善琴者各為門類文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三樂譜一卷

琴譜

二大

八

重辰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三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綠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
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四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
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翺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翺者豈
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篇譜一首不詳何代
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
碧玉淒涼黃鐘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傳
而無次

樂苑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史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鐘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製樂曲及鐘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爲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鐘律器用之說上列爲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

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爲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鐘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

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
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
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
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晁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
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
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
盡乃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

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
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
嘗得古文漢書律曆志言其度起於黃鐘之長用子穀秬黍
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廣
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
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黃鐘之長而加一分以
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黃鐘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
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
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
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
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

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
范蜀公自爲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
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篳栗譜爲圖以七音
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爲禮書
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
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
郎楊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

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
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
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王戚之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
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
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傳會身爲度之說炳爲大司
樂精爲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
爲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詞

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
清商曲辭八舞曲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
曲辭四雜謠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為百卷包括傳記辭
曲畧無遺軼

琴箏十卷

晁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
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

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鄞學魏邨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錄亦益以他所得
譜

瑟操譜十五卷調譜四卷

陳氏曰參政歷陽張巖尚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似
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
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
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為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

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予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已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樂舞新書

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說自有按據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雉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六

吳應龍寫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儀註

隋經籍志儀註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良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

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
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註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九卷

通計二書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

知姓名三十二家實維洗金以下

不著錄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厘入儀註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

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法春秋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于儀注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復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與其弟子百餘人綿蕞
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書禮儀其中也如習之月餘
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筵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
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七年
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

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
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
一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
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
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
下太常掾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
率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
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
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
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

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請嘉德門令
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畧
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
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
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
二篇冠後太尉張輔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
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
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
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
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

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雖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識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據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註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晁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蕭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高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註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靖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易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高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畧采摭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諛諛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高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網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脩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

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爲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

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

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
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
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
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衣薪爲不可易也豈好爲
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旣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
設兩觀而更采掾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
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
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
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
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
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
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
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

改易更革不至乎悖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
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
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
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
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
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
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
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
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
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藉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
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

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為三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

五禮精義十卷

文宗朝彥威仕為尚書節度使

文

服飾圖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畧曰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

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披拾殘闕附比倫類已

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

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裳由太常相天下連

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

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蔽同徒

器作棺象物塗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

車芻靈之屬下之則制服飾文頡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

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

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

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

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紬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內有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裒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洄奏以命闢洄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已修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植釀之甚也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著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盡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為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厘正紬繹然後傳之永又蘇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目之定論若此而昧者顧謂繁簡失中以植釀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

本而以儀註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註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註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經音至

宋史禮志卷之八

晁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體書疏儀式附之

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真宗時王欽若爲記二卷關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爽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創以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亨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即路寢

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彥博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爲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爲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猥爲甚云

闔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
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枯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
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
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
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
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
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
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
司儀註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
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
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

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
祭為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
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掇
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于末謝絳希
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

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左丞吾衛會參軍徐潤撰

鄭氏祠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室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澤州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修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髮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

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

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

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

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太

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晉

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七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七

成

經籍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宋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明蘄陽馮天馭應房校刊

經籍考 儀註

孫氏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檢校左散騎常侍孫日用撰周顯德中博士後仕本朝開寶時作此書

杜氏四時祭享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山陰杜衍世昌撰

韓氏古今家祭式一卷

陳氏曰司徒兼侍中相臺韓琦稚圭撰

橫渠張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張載子厚撰末有呂大鈞和叔說數條附焉

經籍考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八

朱子語錄曰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

伊川程氏祭禮一卷

陳氏曰程頤正叔撰首載作主式

伊洛禮書補亡 伊洛遺禮

龍川陳氏序曰吾友陳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袁道潔游道潔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不及授士隆而死今不知其書在何許伊川嘗言舊修六典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者其書尚可訪也

又曰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禮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之未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義之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呂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丞相京兆呂大防微仲正字大臨與叔撰

朱子語錄曰與叔集諸家禮補儀以儀禮為骨

范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范祖禹淳甫撰

溫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為表章書啓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

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温公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

先公曰温公此書專本儀禮其大者莫如婚喪婚禮婦見舅姑條下註若舅姑已歿則有三月廟見之禮此儀禮說也儀

禮凡單言廟皆謂禰廟非祖廟也公謂婦入門拜先靈則三月廟見之禮可廢此於禮為稍畧而朱文公遂以為惑於陳

緘子先配後祖之說故以婦入拜祖先為未然此禮當考緘子所議自謂鄭忽當迎婦時不先告廟註家引公喪禮卒哭而祔亦儀禮說也儀禮三虞明日以其班祔公直用之此於

禮為大遽檀弓明言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公於註文但畧言而不詳述蓋練而祔公所不敢故

耳大槩温公誠篤之學嘗答許奉世秀才書云自幼誦諸經讀註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於備物理目前可用者從

之此其大指也

居家雜禮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

呂氏鄉約一卷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闕抑崇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簣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

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畧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旣亡至先生旣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爲一定之威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與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

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女誠韓氏家祭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呂氏鄉禮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為禮而禮居多故附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為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哀董弁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奉常雜錄一卷樂章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雜錄禮寺牲牢樂舞祝祠其樂章則祠祭見

行用者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古今服飾儀一卷

陳氏曰題蜀人樊建紹於丙序

考古圖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哀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于幅而辨論形制文字

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秘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

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爲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脩博古圖頗採用之而亦有刪改云爾其書大抵好傳會古人名字說已見前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說以舉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姑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旣言仲姑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

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
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却稱元年之理其
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
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
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各數百
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
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之銘曰
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
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
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
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
殫舉政宣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真東
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盾然至以周吁為衛大夫高克為

衛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款識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為詳備

按考古圖諸書晁氏以入小學門陳氏以入書目門皆
失其倫類既所考者古之禮器則禮文之事也故厘入
儀註門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
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謚別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
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八

七

銑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

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

晁氏曰約撰唐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以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爲別

嘉祐謚法三卷

晁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其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爲論四篇以叙其

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即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即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爲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謚者行之表所以成德蓋考名易行使既沒之後是非較然先王所以深勸沮所從來遠矣後世循私之習勝

士一登大官身顯不問賢否例得美謚褒貶至是幾廢猶賴
學士大夫時起爭之公之此書雖格於一時異議卒不果行
而著書之意爛如日星固不害其傳百代之明法也惜謚錄
之書今獨皇朝者存而所次歷代十五卷俄空焉六家之得
失公辨正既無遺矣然某嘗攷之名周公者即汲冢周書謚
法篇名春秋者即杜預釋例謚法篇唐及國史藝文志皆不
載近世學者就二書中採出公固以疑其非古然猶未明其
為汲冢書與釋例故并及之

集謚總錄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謚幾
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
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為九等其序畧云有爵位已高
當得謚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

是也

政和修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詔修定全書八十卷大率
祖六家之舊為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二十六卷看詳三十五
卷增立十卷合而為詳定六卷今惟修定六卷存而以沿革
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上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識緯

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
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
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
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

孔子既叙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為孔子所作并前合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務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邠氏表氏說漢末郎中邠萌集圖緯讖雜占為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玄並為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為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為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為祿妄亂中庸之

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列于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

圖漢合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織緯之說起於
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
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迷同智於
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
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矣二百
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
傳會符命其源寔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
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
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偽妄矣使所謂七
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偽之中又有偽
者乎姑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
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御覽又
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經左方契威嬉拒等

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
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
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
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
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
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

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
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
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
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
謬於理也

隋志十三部合九十二卷

通計亡書合三十二
部共二百三十七卷

卷三

卷三

卷三

卷三

唐志二家九部八十四卷

宋三朝志四部三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家五部十二卷

易乾鑿度二卷

晁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玄註詩書經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既以識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衆鄭玄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識為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符堅之後其學始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况此又非其真也

坤鑿度二卷

晁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

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乾元序制記一卷坤靈圖一卷通驗卦二卷

晁氏曰漢鄭玄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叙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叙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修晁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為之

禮舍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識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舍文嘉乃後人著為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舍文嘉于五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八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九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小學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丈夫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師古曰保氏地官也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師古曰象形謂成其物隨體詰屈日月也象聲即形聲謂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轉注謂建類一音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謂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今長是也文字之義摠歸去書故曰立字之本焉漢與蕭何草律師古曰草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

令史

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也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

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

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

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

無正人用其私師古曰各任私意而為字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文字有疑則當闕而說孔子自言我初涉學尚見闕文今則皆無任意

改作蓋傷其寔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

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

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

也文字多取中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是時始

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師古曰趨讀曰趣謂趣向之也易音弋致反

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

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師古曰以蒼頡篇為

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師古曰元帝時黃門令

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

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

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師古曰

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楊雄作十三

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凡一百二章無復字

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

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并列焉

隋經籍志說者以為書之所起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

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會

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

二

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于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及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藻書借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補蒼頡篇三蒼碑蒼廣蒼等諸篇章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

之末又後漢鑄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于鄴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奉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爲小學隋公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爲詁訓備傍音韻雜字爲小學今合爲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漢志十家三十五篇

入揚雄杜林家二篇

漢志爾雅以下四部二十六篇漢志元附孝經今重入小學

隋志一百八部四百四十七卷

通計上書合一百三十部五百六十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

失姓名二十三卷徐浩以下不著錄二十

三家二千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

爾雅三卷

晁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于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為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註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在漢書亦無可考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尚狹頗
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晁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畧命邢昺杜鎬等別
著此書

陳氏曰邢昺撰其叙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
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
炎高璉皆淺近今奉勅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
下八人

止齋陳氏跋爾雅疏曰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
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
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本云隋唐以來以科
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
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
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
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
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狗不識蟬蜩爲對其事至淺諸
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
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承良來爲推官繕補之始頗可
讀趙徵余言因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
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爾雅音畧三卷

晁氏曰偽蜀母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于呼讀及釋其文義最明者為定

小爾雅一卷

晁氏曰孔氏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為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為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為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跋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三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書

云玩物喪志斯其為喪志也弘矣頃在南城傳寫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適刻於嚴州為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為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為經意此其為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晁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為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為博云後有張揖表憲

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為音注援
驗詳覆帝歎賞之

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于篇仍用爾雅舊
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
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
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邕鄆云唐李商隱採
蜀語為之當必有據

埤雅

晁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
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

為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三
篇上之朝編纂將就而求裕上賓不及再上既注爾雅遂成
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晁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
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
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
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于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楊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謬缺與
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晁氏曰雄齋素油問上計考廉異語悉集之題其首曰輶軒

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予傳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然監本以秋佳為秋侯以夏為更引傳糊其口於四方作糊予口未必盡得也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寸弱翰齋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鈔摘次之於檠葛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鈔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絕域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始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

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類義百姓曰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

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晁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偽唐徐鉉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正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為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為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據逐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異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百穀草木麗乎上為艸木麗乎地服牛乘馬為備儲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

夕寅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驪如天地細縕為天地壹壺所引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窟三苗為敷音萃也三苗又

闕園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擻及以相陵懷維緇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既禱為既禡既

禡新臺有此為有玼焉得諼草為安得靈艸論語荷蕢為荷

史襄裘為話衣又有跋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為源源接浙為澆浙澆其兩反乾漬米也左傳龍涼為捲涼芟夷為笈音夷國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為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于石以為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晁氏曰高唐徐鉉撰錯以許慎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
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為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鉉楚金撰為通釋三十篇部叙
二篇通論三篇祛要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錯至集賢
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錯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
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錯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
及之者

巽岩李氏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
說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後
二十一年當安帝建光元年叔重子冲乃且以獻晉東萊愷
令呂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於叔重部叙初
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它說採亂且傳寫訛脫學者鮮通今

往往附見說文蓋莫知自誰氏始

古文籍文疑是曰忱始增

入今或以附見說文或在

遺闕也或字當時增入上字則說文元自有矣更詳之陳左

將軍顧野王更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

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

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間者強所修

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

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強以下

固無譏焉大曆間李陽水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

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學者恨之南唐二徐

兄弟實相與反正由舊故錯所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

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錯亡本朝雍熙三年錯兄鉉初

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

往往錯見豈其家學同源果無異派歟錯亡恙時鉉苦許氏

備旁與密不可意知因令錯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
省功倍鉉又爲錯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
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
八闕卷誤字無所是正每用大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
崇起之必以許氏爲宗而鉉錯兄弟最其親近者如陽水林
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爲一書使學者復覩純全
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閱然局以四聲
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
說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說文所無而類
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
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
爲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
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景德末重修繁省失當有
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
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
彭年雍等前所修玉篇不相參協乞別爲類篇即以命洙洙
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讐宿遷又
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乃上其書目集韻類篇列於學
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絕講習者寡獨幸其書具存
耳所謂廣韻則隋仁壽初陸法言等所共纂次而唐儀鳳後
郭知之玄等又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法孫愐者
以切韻爲繆畧復加刊正別爲唐韻之名在本朝太平興國
及雍熙景德皆嘗命官討論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
韻今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之最
詳故司馬光因以修類篇集韻部叙或與廣韻不同錯修韻
譜尚因之今五音先後並改從集韻蓋類篇亦以集韻爲定

故也嗚呼學無小而古則謂字書之學爲小何哉亦志乎學當由此始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礪浸灌之久逮其長也於窮理乎何有不則躡等陵節君子不貴也今學者以利祿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弃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趨姿媚耳偏旁橫豎且昏不知矧其文之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爲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諛紹聖復用嗜利祿者靡然風從鑿說橫流汨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王氏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旣不以此試士爲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

生共講習此故先爲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又後序曰其在武陵嘗與賈直孺之孫端修因徐楚金兄弟說文解字韻譜別以類編所次五音先後作五音譜其部序仍用許叔重舊次蓋楚金兄弟本志止欲便於檢閱故專以聲相從叔重當時部叙固不暇存旣不存當時部叙則於偏傍一切都置之宜矣然偏傍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而未審厥聲者豈不愈難於檢閱乎此寶元所以旣修集韻必修類篇修類篇蓋補集韻之不足處也集韻類篇兩者相順則字之形聲乃無所逃檢閱之難果非所患故某初作五音譜不敢紊叔重部叙舊次其偏傍皆按堵如故獨依類篇取集韻翻切所得本音以序安頓粲然珠連不相雜揉古文奇字畢陳立見頗自謂於學者披閱徑捷不媿楚金兄弟之言矣書旣成未敢出也會得請歸眉山惟吾鄉家氏三世留意篆學

多所纂述每欲持此書相與考評精補或增或損而去鄉踰一星終及歸則舊遊零落盡矣後生雖多俊才顧不復肯以小學爲事所謂五音譜者遂束之高閣茲來遂寧適與餘杭虞仲房相遇仲房能爲古文奇字聲溢東南凡江浙扁榜與其它金石刻多仲房筆其乘暇則出五音譜求是正焉仲房喜曰此要書也便可刊刻與後學共之復何待某曰姑徐之試爲我更張其不合者已而仲房謂某曰五音譜發端實因徐氏則此譜宜以徐氏爲本以徐氏爲本則所謂以聲相從其平上去入自有先後固不容顛倒叔重部叙亦何可獨異蓋即用徐氏舊譜參取集韻卷第起東終甲而偏傍各以形相從悉依類篇今若此則說文解字形聲具存此譜於檢閱豈不愈徑捷但不免移徙叔重部叙耳某曰叔重部叙舊次起一終亥世固未有能通其說者楚金實始通之其書要目

別行兩不傷賦詩斷章取所求而已復何待亟謂仲房鑄版流布嗟夫小學放絕久矣自是其復興乎若論小學源委則載前記矣繇崇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則徐競明叔而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某曰明非謙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水其辨形聲分點畫剖判真僞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密其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汰斥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因是亦可得吾仲房胸懷本趨遂并復古篇重刊刻云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光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

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今編既改部叙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畧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巽巖李氏曰隋唐志皆云七卷恐誤今五卷具在此說文部叙初無欠闕不應五卷外更有兩卷崇文及邯鄲總目並無忱書余獨得之豫章但恨轉寫脫誤且它說雜揉其間非復忱書舊本也忱所增古文籀文今說文多已附見疑後人因忱書悉收繫許氏若許氏先自有之忱又何補焉隋氏又載宋楊州督護吳恭字林音義五卷忱書今間有音獨無吳恭

姓名仍無卷標署隱篇次第篇首又題太一山僧雲勝許亦不知雲勝者何許人忱書要為可惜除古文籀文已附見說文外他字亦多收繫類篇尚有未收繫者故忱本書不可遽使散落須求善本校正之

玉篇三十卷

晁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圓附于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某反切皆後人所加多踈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又以今文易篆字益以舛訛世人以篆體難通今文易曉故說文遂罕習要當尋其本原也

像文玉篇二十卷

像文玉篇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釋慧力撰據野王之書裒益衆說皆標文示象玉篇解疑三十卷

崇文總目道士趙利正撰刪畧野王之說以解字文

重修玉篇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詔翰林學士陳彭年與史館校勘吳銳直集

賢院丘雍等重加刊定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為

據凡三十五日

廣韻五卷

晁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

十三前有法言長孫訥孫愐三序

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講法言共為撰集長孫納

言為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

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中興書目云不知作者按國史志

有重修廣韻皇朝陳彭年等景祐集韻亦稱真宗令陳彭年

丘雍等因陸法言韻就為刊益今此書首載景德祥符勅牒

以大宋重修廣韻為名然則即彭年等所修也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

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它書為解字五萬

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名苑

丞相温文正公司馬光撰自序竊以為備萬物之體用者無

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無過於韻今以集韻本為正先以

平上去入衆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

經籍系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一五
異辨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命曰名苑其有法制
云為時遷物變者亦畧叙其沿革欲人知其源流變態云爾
至於魚蟲草木之類雖纖苛煩碎非忼慨君子所當用心然
亦重名之一節爾至於三才道德禮樂善惡真偽之名輔佐
世治其功亦不細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將來君子好學樂道庶幾亦有取
焉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寧中司馬光始
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
以說文為本

陳氏曰丁度等既修集韻奏言今添字既多與顧野王玉篇
不相參協乞委修韻官別為類篇與集韻並行自寶元迄治

平及成書歷王洙胡宿范鎮司馬光始上之熙寧中頒行凡
十五篇各分上中下以說文為本而例有九云

類篇蘇氏序曰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
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
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為多矣
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
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
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
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為集韻書成以其有形存而
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為類篇凡受詔若
千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
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為政登龜取鼈
攻梟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

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學槻同部而呐尙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全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氛古氣類也而今附雨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真者皆從古也六曰死之附天至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麤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九

宋鄱陽 馮 端臨 貴興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用蓋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爲正世所行爲俗三者之間爲通凡三體

林氏小說三卷

一

二

三

四

五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帝以堆爲聲罕云從追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卍後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恠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二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頗異自陽水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據

毋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巍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據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爲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末舊題云重熙二年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

見舊題妄記之邪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旁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晶忒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則其有所不暇者宜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它是以學者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

待乎用心專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鑿聿為

韻總五篇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

五方之訛顧其用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櫛一有之於髮績

者字之於絲雖細且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

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

其允盡心者韻總也浮圖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

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往就一有而正焉鑿此一無聿之

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聳聳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

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春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為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春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

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遽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折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未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苦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久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楊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踈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懷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感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

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祇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

矣切歸本母謂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

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釐慶之為羗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泝反官字必欲作俱負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千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及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為廣千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韻元孫為千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

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千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千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千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修校韻畧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千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求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傍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備傍訓詁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它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有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沐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永千字文一卷

智永

智永

智永

智永

智永

晁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永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群書也

群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時頗異世以為尸解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冰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墨數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之書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

聖書史

而不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即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衡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鍾鼎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焉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一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爲之釋又爲之
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
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
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
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
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
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
相隨梵以橫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

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
故即音而借

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
甚簡不過數个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
音焉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
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
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
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
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
音所得從文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
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
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爲賢智不識字人爲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肅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叅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廬作序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碑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焉歲久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它書御史所模尤疎闊夫獨前者縱學步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入二十卷中

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曆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贋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偽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

八至長曆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程耆年伯壽撰哀諸家鍾鼎圖說為一編頗有攷究

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二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

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以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

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求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爲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髮髯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鄼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爲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爲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爲晉

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僞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端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爲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雅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爲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

草篆者則入于雜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翰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手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翰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它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本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唐史屬辭五卷 南北史蒙求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劾李瀚也

班左誨蒙求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三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

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名焉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畧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然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

不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朱子語錄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箇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游侃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史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于炎

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弁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爲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爲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爲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翼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爲郎典校祕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梁州大中正范頴表奏

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旣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章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爲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爲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爲詳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爲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

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塵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按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日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百一十一篇元附春秋今重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通計七書合八十四部四千三百一十卷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似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

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北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

百五十卷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註今惟

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在在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三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即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本志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附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

迄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
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
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
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斬蒯
列傳等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
鄙不及遷書遠甚遷書舊裴駘爲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
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
則崇勢利而羞貧賤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爲不然謂遷特
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爲此言
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
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
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
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

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贖自贖交游莫救卒陷腐刑其進雄姦
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曰士窮窘得委
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蓋自傷特以貧故
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故不
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叅軍河東
裴駘集注按班固云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
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
曰遷沒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
日者龜策斬歙傳歙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
世家日者龜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
書張說非也今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
書三王世家但述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

六篇景紀最疏畧禮樂書騰荀子禮論河間王樂紀傳斷列
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
生者名少孫裴駟即注三國志松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
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
執之後有四人焉據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
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
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豪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李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
為多故其用意遠楊雄班固之論不得實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
本紀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 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
其事繁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鹿率 太史公三代本
紀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

凡此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
則固好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在 曹器遠云黃屋左纁
朝以十月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
記恐是箇未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踈闊不接續處如此
等是也 伯恭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其嘗
痛與之辨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
句最中馬遷之失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
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
之不穀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
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
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
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
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

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行義爲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知仁義是箇
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
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
爲得聖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
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語言亦
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
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伯
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
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爲
非馬遷爲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
垂訓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
反取踈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
指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統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
而起義在彼若有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
者可不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漈鄭氏曰仲尼旣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著
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
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
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
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
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
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
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
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

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踏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言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挿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檇杭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檇杭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准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唯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昔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

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守節說以七年而成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瘦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八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微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陳氏曰漢尚書即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

註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爲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略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爲班史忠臣

李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千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案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春秋蓋三萬言而已

夾漈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側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爲耻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徃徃出固之胸中者古

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
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備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
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柰何諸
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
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
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
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
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閫矣凡左氏之有
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
不爲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
旣載褒貶善惡足爲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
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爲贊豈有褒
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譔或謂之評皆效

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
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
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錄左
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
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
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爲精盡然有失之
贅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旣云它皆
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祕旣爲之辭而
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
四言之此類繁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
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革希元等作註物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詭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曄乃刪取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畧取前人舊文者注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替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剡令平原劉昭宣卿補注曄本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但云補亡惜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百二十卷併稱曄撰益非是今考章懷注所引稱續漢志者文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晉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

官可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爲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轉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代典章終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爲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歎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

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高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爲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爲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虞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王通謂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爲率畧松之在元嘉時承詔爲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畧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爲己任者豐祐間南豐呂南公銳意爲之題其齋曰衮斧書垂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維心嘗爲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

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十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亮所疑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裕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

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修論正統而不黜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棡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書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憲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二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靳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
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
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
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
胡羯氏羗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
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
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
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

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
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

夾漈鄭氏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
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
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
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
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
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
詔爲是書以何承天書爲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爲精詳但本
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
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

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爲非嘉祐中以宋
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詔館職讐校曾鞏等以秘
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
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
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頌之學官民間傳者尚
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
井憲孟爲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頌本時四川五
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
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
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
義熙迄大明自朮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
三年獨缺劉彥之傳館閣書目謂其志載兼魏晉失於限斷

經籍正史 文獻通考卷百九十三
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

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采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攷見始末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識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疑之孫本傳稱六十卷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字以行

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

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觀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亦罕傳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爲二史以卒父業南豐曾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

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二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攷也而當時之事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見於天下哉則陳之

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宮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甚能平修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雖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諂于齊氏

言魏室多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勅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書多諂諛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黨北朝貶江左時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死逢剖斲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興史為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

史籍上之收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訐者百有餘人衆口喧然號為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訐辭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叙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為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收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自收諱太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澹顯

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其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今纔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

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

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
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
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
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
誤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
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
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
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
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
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

詔編第八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

獨作

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
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
以來皆不及也正爲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
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
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
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
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脩紀傳而以
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隕南北
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

就而卒延壽後預脩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
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
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
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
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爲之序序今闕

遜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
亦謂其刪畧穰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爲
繁猥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
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
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詛朝小事無所
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
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訖于開元凡一
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爲紀志列傳
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
卷而史官令狐峒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
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唐書二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爲帝紀
二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
失實其甚至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修撰紀志宋
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

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牴牾有失實之歎焉

陳氏曰初慶曆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刊修文而未就至和初乃命修爲紀志祁爲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璽秩訓詞劉敞原父所行最爲古雅曰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修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

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修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於此書用力多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畧失中論贊多用儷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爲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始類虬戶銑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臥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夫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掘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爲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笮匏佐鼓聲非所宜云

高氏緯畧曰仁宗詔重修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彩太過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已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昉劉兼李穆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修求叔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求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可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尤足以為世

訓然不為韓暄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呂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劉筠陳堯佐王舉止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三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褒貶得宜百世之所攷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它職罷去吳充宋敏求前死皆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三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修國史院修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同上淳熙五年同修史李燾言修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以近限七年十月修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至十三年修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修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一月與會要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

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淳熙初志成燾之力為多召修列傳垂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積未勛种師道何臬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覲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金薛澤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皇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重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筆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求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充

袁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右正史

